

晚秋晚情度归人

蒋春澜

晚秋一如我，过了春天的懵懂，夏日的喧嚣，初秋的不舍，留下的是一份渐浓的冷凝。林语堂¹说的“古色苍茏”的意境，那是佛家、仙家的况味，语堂先生可在仙家之列的。

我是喜欢晚秋的，似乎小时候就有偏爱，偶时放学后会迟归，一人默坐在小溪桥边，光脚伸进凉气惊肤的水里，听竹喧寒声，看疏叶飘零，发呆到母亲的喊归之声远远飘来，方才惊鸟似的扑楞着回家。母亲见我手里的鞋子，额头上密密的汗珠儿，嗔怪地说：“又去河边呆去了，都穿上夹袄了，就不觉冷？”父亲打着圆场：“这孩子，身子里的血热性，没事的。”这是读小学的事情了。只是，父亲的那句话多年以后又被友人提起，听后有些唏嘘而已。

到了上中学时，才第一次听到关于晚秋的唐诗，那还是在文革中，念诗的人是蔡崇林，我的语文老师。情景如今依旧清晰：蔡老师于华中师大中文系毕业，因家庭成分问题发配到双溪中学教书，与妻子天各一方。刚好那年中秋，母亲嘱我送几块自制的月饼去蔡的宿舍。我到时，蔡老师一人伶仃在看照片，照片上是他刚添的小女儿，脸上的喜色与凄苦混成一抹奇怪的表情。见我来访，蔡老师眼中有了暖意，我们一块吃月饼，一起看幼儿的照片，蔡问：“您看她像谁？”我被问愣住了，一则，蔡对我用了“您”的敬称；二则，我从未见过他夫人的。见我发窘，蔡也笑了，眼帘间漏出来些许明亮，说了句：“小东西，挺像我的。”我心想，蔡老师眉清目秀的，女儿像他会挺好看。蔡说罢，又把手里的月饼捏成末状，撮指去喂照片中大小不点：“囡囡，爸爸吃，你也吃，我们一起吃。”说着说着，他声音有些哽咽，好在及时停住了，转过头来对我说：“春澜，静夜月圆，我教你一首唐诗吧，谢谢你妈妈。”

唐诗是元稹写的：“竹露滴寒声，离人晓思惊。酒醒秋簟冷，风急夏衣轻。寝倦解幽梦，虑闲添远情。谁怜独欹枕，斜月透窗明。”

¹ 林语堂，中国现代著名学者、文学家、语言学家。